

池塘清影蛙声鸣

□董国宾

忽而已是夏天,狂热的夜幕下,辣辣的太阳隐去,蛙鸣声声叫醒了夏夜。一声,两声,忽然响成一片。这蛙鸣像从古诗词里掉下来,近在眼前,又让人遐思久远。这是故乡的蛙鸣,一到夏天,就从记忆的田埂上往外跑,在夏意浓浓的清影里,秋千般晃个不停。

鲁西南平原上,一袭袭烟雨滋养下的柳塘,河道交错,绿水成影,一

片片草滩,还有一块块铺满绿意的水田,宛若清梦,更迭着时节,魂牵着这个北方灵秀的水乡。一头头水牛自在地踏水,快乐的小蜜蜂抖着金翅嗡嗡地飞,故乡的乡亲忙碌在日光水影里。这江南般秀美的水乡似一朵卷云,摇曳在童年的影子里。我长在柳塘,水乡虽小,春有绿柳,夏有荷塘与绿竹,还有一片片蛙鸣嘻嘻相欢。

孩童的时候,村南边有一片低洼地,冬天一过,大地敛去寒冷,原野上有了青亮的色彩,来不及眨眼,春

意便充盈四方,那片低洼地长出许多小草来。气候适宜的水乡,会有一场场雨水降临,这眷恋的春雨一下就是好几天,把田间青苗和一片片树木洗得很绿,整个草地也注满春水。到了夏天,水草丰茂起来,一只只粉蝶舞着双翅飞过来,小孩童也相约来到那片水洼子,用纸折起小小的纸船,在透亮的水面上启航小小的梦想。到了夜里,水洼子突然有了蛙声,那悠远的蛙鸣似一片月华索住我的心,很多年后,仍隔空碰撞而来。

夜幕一点点垂落,牛羊入圈,百鸟归巢,村落里在安静中晃动点点灯火,水乡的夏夜似乎平静下来,但自然的节奏没有停歇。村南头那片水洼子,一只只青蛙像刚睁开眼,开始吞吐柳塘的夏意和夜色。它们一句一句唱歌,唱水乡的清秀,唱故土的天然与淳朴。这些小蛙先是喊一声,喊得纯净、透彻,喊透了柳塘的一个夜!水草茂密的水洼子要热闹起来,蛙声此起彼伏,清脆入心,满满地都是蛙鸣,盛大而悠远。月亮跑过

来,树梢洒了一片白,一轮皎月照到水洼子上。小青蛙如同孩子,欢欢蹦蹦四下里看,非要那那一轮月端详个究竟。夜空中,明星荧荧,水草里,蛙声又起,柳塘的夏夜动起来了。村南头的“呱呱”声,在明月下一浪接一浪,如斯天籁绵远、空灵、纯净,我的童年在柳塘的夏夜枕着蛙鸣入睡。“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青草池塘处处蛙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古诗词隽美的文

字,穿透历史走过来,仿佛驻足在柳塘的月光里。

童年的蛙声是乡土里的文字,是青草棵里通俗的乡音,是柳塘水乡朴拙的自然之声,更是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地挂在两腮。隔空的时光里,远去的鸣带走一段记忆,却收藏一个童年!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生活即幸福

□梁惠婷

一位朋友跟我描述他眼中的幸福生活,计划五年内在市区中心买一套复式大房子,享受最繁华便捷的生活。今年要实现买房的计划,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旅游。

我问他:“那你现在幸福吗?”他愣了一下,说:“现在也是幸福的,上有老下有小,家人都健康,有称心的工作,平静快乐地生活。”

我想,把幸福寄托在太高的目标上,幸福就变得遥不可及。正如屠格涅夫说的,“幸福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它不怀念过去,也不向往未来;它只有现在。”

其实生活即幸福,幸福就在眼

前,在生活的低处。

看作家三毛的文集《撒哈拉沙漠》,总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满满的幸福。因为爱情,她与荷西一起到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撒哈拉沙漠生活。在那里,她不是万人追捧、高高在上的知名作家,而是低下来,低到生活的滚滚尘埃里的平凡女子。她与荷西在满目荒凉的撒哈拉沙漠里结婚,结婚礼物不是红玫瑰与钻戒,而是一个骆驼头骨。即便如此,也让她激动不已、满心欢喜。她在沙漠里的小家,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碗一碟,都是自己和荷西同甘共苦从无到有经营起来的。在那“天高地阔、烈日、风暴、孤寂”的沙漠里,他们有滋有味地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幸福在低处,在生活的

一点一滴里。

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在低处的幸福总让我莫名感动。

在我家楼下租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每天踩一辆载着工具箱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地修电器,女人每天在街边给人擦鞋补鞋。他们每天一起出门,然后干各自的活计。傍晚他们总能一起回家,然后在昏暗狭小的出租屋里,围坐着一张矮矮的小圆桌,头碰着头地吃饭。每次在路上遇到他们,总能看到他们脸上灿烂无比的笑容,听到他们爽朗热情的笑声。那是艰苦清贫岁月中相濡以沫、共度风雨的幸福。

在与生活的漫漫对抗中,我曾把幸福架设在又高又远的天边,然后在生活的俗浪中追逐名与利,以

致忽略许多幸福。终明白,幸福其实并不遥远,而是在触手可及的低处。幸福并不跟高楼大厦、锦衣玉食划等号,住在陋室里粗茶淡饭也是幸福;出门没有车子,安步当车也是幸福;周末回老家,与年迈的父母聊家常,是幸福;陪在孩子身边,分享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是幸福;在生活琐事中,与爱人的一次拌嘴,也是幸福……幸福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在俗常的一饭一蔬间。

托尔斯泰说,生活即幸福。是的,幸福其实很平凡,幸福在眼前,在低处,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

(作者系广东省吴川市文学爱好者)

故乡是我心底事

□杜明芬

(诗歌43行)

一只蝴蝶被村庄放飞
因为花与花都在不断枯萎
被收藏的香,是些经年往事
点燃的烟火下,只剩年迈的老人
皮肤与时光的谈判已是败局
新制的胭脂,抹不上皴裂的脸颊
门前溪水东流不返
星移斗转时光不复
唯有,小院里开出满树梨花
亲昵的花瓣一声声
唤着蝴蝶的乳名

我读千百句唐诗宋词
读不完故乡的水和云
我画千百张水墨丹青
仍画不出故乡的情和事
唯有,从跳动的脉搏里
从流淌的血液里
才知我是故乡的一部分
多年前啊
我是从故乡走出的游子

坐上火车
我便将自己想象成白云一朵
以此,来识别回乡的路途
黎明将最后一颗星捏成碎片
光影重组,朝霞升起
我装着风餐露宿、疲惫不堪
装着这些年异地的霜寒
看见慈祥的奶奶,挥手的父母
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眼前是熟悉的场景
耳畔是熟悉的乡音
我在一座庭院里窥探流年的足迹
瓜果是故乡的韵脚
花草是故乡的魂灵
难忘回忆里
与瓜果草木知心知意的童年
推开一扇木门
我将自己当成是木门上的纹路
深深浅浅是曾经踟蹰不前的往往复复
如今铜锁打开,回忆纷至沓来
多少年来
故乡是我心底事
日日不敢忘怀
(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文学爱好者)

六言诗·小院

□胡乐浩

雨后石榴繁盛,
厅中瓜果香浓。
试问缘何热闹?
吾家访客到底。
(作者系枣庄市峄城区文学爱好者)

落花不是无情物 何逝长江滚滚流

□郭晓红

天空阴沉,密集的云层紧逼到令人喘不过气。乌黑的云朵笼罩住整个村庄,恍若随时都会坐落在屋檐上。

惊慌的鸟儿,飞得很低,不安地到处乱串,一会儿歇在电线上,一会儿跳到枯枝上,张皇失措的模样,被埋下额头的柳枝一一书写,盛放在变幻莫测的半空舞动。

不安分的风胡乱地吹,把路边的胡萝卜籽吹

撒在玉米地里,把玉米地里的草籽又吹撒在油菜地里。就这样没有方向,没有目的胡乱地吹着,把一朵朵洁净的红玫瑰、红月季,把一个个红的桃、紫的李,全部吹落铺展在地。我想,农人的哀愁该无处诉说,只能拾掇回家尽其用吧。

湖水的沉静使我倾佩,四周早已乱成一片,随着风的惊慌东倒西歪。它却似一面镜子般,将整个天空沉进湖底。湖面依旧波澜不惊,清澈到足以照清你的样子。随着雨点泛开的涟漪,仍旧徐徐地向东流去。

乌云在空中不停地变换姿势,左碰右撞的形态全被湖水呈现出来,似一场无声的教导。那种历经繁华过后,要安于做自己的觉悟。大概只有智慧的云,才能够感知到。感知到自己猴子般的习性,感知到那是颗人云亦云的心。感知能够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雨来风歇歇,一颗颗雨滴落在屋檐上的雨水,轻且节奏连贯,“嗒、嗒、嗒……”的声响,像一首延绵的安抚曲,抚慰前一秒的惊慌动荡。那些沐浴在雨水中的花瓣,匍匐在自己的家园里,沾

露梳妆,流露着娇动人的美色。
村庄很快在这场教导里换上装,燕子呢喃着跃上枝头,鸟雀扑棱啾啾,柳枝伸展腰背,四下一片葱翠。

不经意间,润着思绪万千的雨滴,匍匐在地的水洼,抱着决绝且虔诚的信仰,奔赴向湖的方向。

那里,是它们灵魂的殿堂。是历经繁华,修得一颗秋水湖心的归处。
(作者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学爱好者)



《群峰竞秀》 汤青摄

共创文明城市

共建满意枣庄

总编辑 褚洪波